

烟台故事

爱民模范盛习友

李玉平

1973年，我18岁，是村里的民兵排长。除夕夜，因我没有成家，库房里又存有真枪实弹，连长安排我在民兵连部值班。

漫漫长夜，躺在床上漫无目的“瞅屋笆”，看到屋子的天棚上贴满了旧《新烟台报》（《烟台日报》前身）。我喜出望外，一骨碌从被窝里钻出来，披上棉袄，端起煤油罩子灯，跳上办公桌，仰着脖子读起报来。

读着读着，我忽然发现一张报纸的左下角有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与我们村有关。文章写的是村妇女主任王淑珍率领村里的妇女和当地驻军排长盛习友军民共建的往事。

读罢小文，爱民模范盛习友的形象浮现眼前。

盛习友与我们村渊源颇深。当年，我们村西的高岗上有一座部队营房，我们习惯称之为“西港兵营”。那里驻扎的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威震敌胆的“鸡雄山阻击战英雄连”就出自这支队伍。

当年，“鸡雄山阻击战英雄连”和我们村民兵连是军民联防连队，连队和村里来往频繁，鱼水深。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得和盛习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年“三夏”大忙季节，大片大片麦子一股脑成熟了，生产队的社员们抢收麦子的压力很大。天气预报说，随时都可能出现极端天气。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心急火燎。

就在人们挥汗如雨奋力收割时，有人大喊一声：“解放军来了！”社员们起身张望，只见一排解放军战士迈着矫健步伐赶到了田边。他们不由分说进入麦田，操起镰刀，熟练地割起了麦子。军民通力合作，很快把麦子收获归仓。

劳动间隙，通过攀谈，大家才知道带头的小伙子是排长盛习友。

从那以后，山村里经常出现盛习友和战友们的踪影。每到节假日，村民们就会看到战士们拿着扫帚、铁锹清理环境卫生，帮助年老体弱的村民挑水、劈柴、洗衣。

盛习友是个有心人，他把村庄里面的烈属、军属、伤残军人和孤寡老人都记录在日记本里，挂在心坎上。尽管自己津贴微薄，他也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帮助他们。

住在村东塘上的老人李洪来一辈子没成过家，上了年纪后体弱多病，家境贫寒，每天用着一口破碎的锅烧火做饭。盛习友到他家走访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二话不说，转身跑到供销社给李洪来买了一口新锅，并给他安装好。

“五保户”陈兰花老人生病长年卧床不起。盛习友闻讯赶到家里顶风冒雪步行二十多里路，从牟平城里买回中药，亲自煎好，端到老人面前。老人含着眼泪说：“盛排长比亲儿子还亲啊！”

王克升老人是位从外地搬迁到村里的退伍军人，老婆身有残疾，操持日常家务都

很难，膝下有两女一男三个未成年孩子。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三间破旧的小厢房里生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盛习友得知情形后，用自己的津贴给他们一家人买来御寒的绒衣和棉帽子，还给王克升上小学的儿子王吉臣送来新书包和学习用品。他多次和王吉臣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几年后，部队换防，盛习友也随着队伍离开了这里。村庄百姓时常念叨他的名字，说起他的好，盼着盛排长什么时候再回来。不幸的是，大家等来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

盛习友牺牲了！乡亲们是从到村里采访盛习友英雄事迹的军报记者口中得知噩耗的。

记者们说，1969年7月17日下午，山东省章丘县胡山公社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倾盆大雨导致巴漏河水瞬间暴涨，肆虐的洪水将9名蹚水过河的女社员吞没。

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进行国防施工的二连三排排长盛习友毫不犹豫地跃下3米多高的堤堰，冲进了汹涌的洪水中。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盛习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勇气，先后成功救起了6名女社员。然而，在与洪水的激烈较量中，危险却悄然降临。盛习友与一名被营救的女社员同时陷入了可怕的漩涡之中。在生死攸关的瞬间，他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岸边猛推该社员一把，使得女社员抓住了岸上营救者伸来的锄头把，成功获救。而他自己的巨浪冲下了5米多高的拦河坝，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25岁。

消息传开，乡亲们无不扼腕叹息，流下热泪。王吉臣紧紧地抱着盛习友赠送的书包失声痛哭。

后来，我在报纸上陆续读到了这样的消息：1944年，盛习友出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烟墩乡枣庙村一个贫苦家庭。1964年3月入伍被分配到济南军区。1971年5月24日，中央军委专文发布命令，授予盛习友“爱民模范”称号，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50年后，我因编写《西解村志》和《李氏族谱》走村串户，搜集资料。在王吉臣家里，他回忆起往事依旧泪眼婆娑。他说自己一直珍藏着英雄当年赠送的书包，每当看到书包就像看到盛习友，就想起他的话。这个书包成为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贝，每当他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目光所及书包上那颗闪耀的五星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盛习友亲切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眼前。那微笑、那鼓励的话语，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好人生路。

是的，英雄就在身边，英雄没有走远，我永远不要忘记盛习友。

往事如昨

我在留驾水库打过夯

张发山

1959年，我15岁，临近年关，队长突然派我到留驾水库换班。下午，我随村内其他社员，推着行囊，步行几十里，来到了水库工地。

工地上人山人海，彩旗招展。上百辆独轮手推车在大坝斜坡上排成长龙，或上或下，你来我往；车轴间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与远处传来“嘿哟嘿哟”的打夯号子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雄壮的劳动交响乐。

沿着坑坑洼洼的小道继续前行。路两旁，插着一块块标语牌，有的写着初期建设者的豪言壮语：“留驾水库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有的写得更有意思：“过了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动手！”……

白沙河发源于东南山，是掖县（今莱州市）的第二条大河。库区原是一片宽阔的河套，而今，那曾放荡不羁的河水，即将被一条横亘十几里的人工大坝拦腰截住，造福人类。上一年秋县委书记在有线广播上作过动员：“留驾水库建成之日，东水西调，全县百分之八十的村庄都将受益匪浅……”

上世纪50年代末，地方施工实行兵团编制，俺村是三连二排。民工宿舍除连以上机构和伙房是石头砌筑外，其余清一色马架子窝铺，地窖子式的。窝铺内铺着厚厚的麦草，分南北两铺，多根长檩条将麦草分隔开来，中间空地则是民工通行的走廊。

第二天黎明，连部的上工号“嘀嘀嗒嗒”一吹，民工们便从各自的窝铺钻出来，扛起锨、镐，推上手推车进入施工区，完成自己当天的定额。排长可能考虑我身小力薄，就安排到打夯组里去打夯。

运输车队的民工真不含糊，他们的车上，大多推着三只满装土方的偏篓，有的车顶还打着“披头”；土方送往大坝后，立刻有人将其摊平，接着，进入打夯环节。连队打

夯组共有两个，一个是铁姑娘组，另一个则是老年组。我自然在老年组里“滥竽充数”。石夯呈圆柱型，每只重二百来斤，两边竖装夯把，四侧凹槽可拴绳索。干活了，二人分别掌握夯把，其他六人则两脚前后站立，右腿弓、左腿绷，向后仰着身子；随着号头喊起的号声，石夯便被高高抛起，又快速地回放绳子，石夯重重落下，砸得大地都跟着颤动。我所在的打夯组，组长是邻村的，五十多岁，曾干过渔民，丹田气很足，他领唱的号子铿锵有力，大家应和时同样号声嘹亮，甚至整个工地都能听到。

刚开始的前几天，肩膀被绳子勒得生疼，手心也被磨出了血泡，我依然咬牙坚持着，生怕被这个群体“开除”。渐渐地，臂膀麻木了，自己完全沉浸其中、乐在其中。由于大家号声激越，步调一致，夯夯到位，令大坝上的民工刮目相看。而就在这时，县指挥部的大喇叭连续播放了“三连打夯组老当益壮”的表扬稿，大家听后情绪越发高涨，个个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不可否认，水库工地上活儿是苦累的，日作业10个小时，有时还要挑灯夜战或“放卫星”（即大干通宵），劳动强度远超如今年轻人的想象。况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都食不果腹，好在对外出施工的社员，生产队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地瓜干、一角钱菜金。工地上的伙食自然是地瓜系列当家，咸白菜帮儿做就食，偶尔吃上顿小米饭，就算改善生活了。

在水库工地干了半个月，生产队派人接力施工，我回到了家。后来听说，随着二期工程的竣工和续建加固的完成，留驾水库当真造福了莱州，解决了大部分村庄农作物的灌溉问题。

柳姓建村沙家疃

于建章

牟平区姜格庄街道有一个村庄名叫沙家疃，全村130多户，沙姓有70多户，柳姓只有一户。如今说起沙家疃，不了解历史的人，甚至一些本村人，都以为沙姓最早来此建村，故名沙家疃。

据《牟平地名志》记载，明末，沙姓由牟平城东南沙家庄（今文化街道办事处）迁此建村。《沙氏族谱》记载，牟平城东南的沙家庄村共有弟兄三支沙姓居住，明朝末年，长支（老大）沙姓十余户迁至姜格庄乡（今姜格庄街道办事处）柳家疃村定居。因为柳姓四百多年前就在此地建村，所以叫柳家疃。沙柳两姓长年和谐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氏开花结果，繁衍生息

很快，逐渐成为大户，而柳姓与张、王、李等姓氏成为村中零星散户。在清朝中期，沙姓反客为主，决定把柳家疃更名沙家疃。虽村名更改，可是村里柳氏留下的一些地名仍然沿用至今，如柳家葬莹、柳家塔子、柳家岚子，百姓仍然称呼照旧。

在柳家疃改为沙家疃后，曾有人开玩笑，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来村里落户，就是不能让沙姓人落户。想想看，柳树栽到沙滩上，能成活繁衍生息吗？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玩笑话，不足信，但是历经380多年，沙姓成为村里第一大姓，柳姓只剩一户，却是事实。（口述：沙建道，79岁，沙家疃村民）